

漢語方言中的[uei]韻母研究 ——以官話區為研究對象

宋韻珊*

摘 要

本文旨在探究[uei]韻母與各系聲母結合時所產生的語音變化與地理分布，當檢視過 93 個官話區的基礎方言點後，獲悉[uei]與唇音字結合時，當是最早一批丟失掉 u 介音轉讀開口音[ei]的聲母；舌尖音的 t 系聲母與[uei]的組合最為鬆動自由，既可配[ei]，也適合與[uei]相配；至於舌根音當是維持[uei]韻母的最後一道防線。而根據個人的觀察與分析，發現北方官話多維持[uei]韻母的複合元音型態，江淮官話與西南官話則有傾向由合口轉開口且單元音化、低元音化的趨勢。[uei]韻母的消失若就發音部位論，從唇音最早開始，然後依序是舌音、齒音的演化順序，舌根音聲母 k 系則是維持讀[uei]韻母型態的最後一塊根據地；倘若從受阻狀態來分，鼻音、邊音和擦音比起塞音更易丟失圓唇音 u 的合口性質，相形之下，塞音(尤其是舌根塞音)尚較能保有[uei]韻母。此為[uei]韻母在中國境內官話區所呈顯出的幾種面向。

關鍵詞：[uei]韻母、止攝、蟹攝、漢語方言、官話

*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The Research of the Final Rhyme [uei] in Chinese Dialect——Basis of Mandarin Area

Sung Yun- Shan *

Abstract

This essay is focus in the modern pronunciation type and the spread of two rhyme groups, Zhi³(止) and Xie⁴(蟹), of Chinese dialects. In the modern Bei³ Jing¹ dialect, the middle ancient Zhi³(止) and Xie⁴(蟹), two rhyme groups, were pronounced in [ei] and [uei] two types. “杯貝碑飛內雷累類” which come from middle ancient Ni²(泥) and Lai²(來), two initials, were pronounced in [ei] and the others were pronounced in [uei]. But if we use Bei³ Jing¹ dialect to be our standard, we would find an opposed phenomenon.

For all over checking those changes of all pronunciations, we used 93 regional dialects to be the base of observation.

After we checked all materials, we found four interesting questions about [uei] and [ei]. The fact is when they combine with some particular initials, they would have some obvious changes. This is a bold essay to arrange those phenomena in formula.

Through this essay, we hope we can analyz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final rhyme [uei] with each initial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to other researchers.

Key words: Final of Syllable[uei], Zhi³(止), Xie⁴(蟹), Chinese Dialect, Mandarin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漢語方言中的[uei]韻母研究

—以官話區為研究對象¹

宋韻珊

一、前言

中古時期的止、蟹二攝合口字(包括止合三、蟹合一和蟹合三)以及少數開口字(指幫系)在現今北京音的呈現是讀成[ei]和[uei]二類韻母，其中來自中古幫系、非系、泥母和來母字的“杯貝碑飛內雷累類”讀[ei]；其他聲母讀[uei]。不過，若取北京音衡諸其他官話區的方音時，便會發現北京音的讀法僅僅代表其中一種類型；在西南官話的四川，包括成都、南充、達縣各地，止、蟹二攝合口字各聲母都讀成[uei]；湖北的襄樊、天門、武漢等地甚至讓精系字配[ei]、知莊章系字配[uei]的二分型態，說明即使同屬官話區但仍有區域性的不同呈現。

本文係針對中古止、蟹二攝合口字在官話區方言中的今讀音類型和分布進行探究，觀察音變的條件與限制，文中例字是以《漢語方音字匯》(1989)內所收為據，以下分別依發音部位列出：

- A. 唇音—杯背輩倍培賠配佩梅枚煤媒每妹貝沛北謎卑碑悲被備眉霉美/非飛妃肥匪費廢肺
- B. 舌尖中音—內雷累壘類淚肋/堆對隊兌推積腿退蛻
- C. 舌根音與零聲母—歸規龜詭軌鬼貴櫃跪虧葵揮輝微毀諱匯/危微威為維唯違圍委偽尾偉緯葦喂位未味魏畏慰胃謂狷銳彗衛/桂奎惠慧魁潰恢灰回悔賄潰會繪桅
- D. 舌尖前音與舌尖後音—嘴醉翠雖隨隋髓穗遂罪最催崔碎脆歲/追錐墜吹炊垂錘誰水睡蕊瑞贅稅銳

為了能較全面地檢視音變現象，語音部份以《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匯集》(語音卷)(1995)

¹ 本文初稿曾於2006年8月在南京大學中文系所舉辦之「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第十四屆學術研討會暨漢語音韻學第九屆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宣讀，當時承蒙與會學者惠賜寶貴意見，非常感謝；復經本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修改意見，謹此致謝。至於，在南京會中發表時未及收入張光宇先生(2006)的最新論點，於會後修改時也一併納入。另外，本文曾獲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94-2411-H-005-011-的補助，為研究計畫成果的部份內容，也在此一併致上謝意。

內所收包括北部方言區、晉方言區、西北方言區、西南方言區以及江淮方言區共五區的 93 個方言點²為依據。基於本文將視角集中於官話區以及北方方言，因此包括湘語、贛語、徽語、粵語、客語和閩語等其他漢語方言等暫不涉及。個人希冀透過觀察各系聲母與[uei]韻母的組合，釐析其間音韻變化的條件與地理分布，以提供其他漢語方言研究者參考。

二、[ei]/[uei]韻母的讀音類型呈現

中古止、蟹二攝合口字演變至今原應帶有 u 介音合口成份，所以依照演變規律原應皆讀成[uei]韻母。不過，現今漢語方言卻呈現出當不同發音部位的聲母與[uei]韻母結合時，便會產生 u 介音或是保留或是脫落的迥異型態；而即使是同系聲母，在條件音變的驅使下，也可能使音韻系統內部走向不同的語音路徑。以下分別依唇音、舌音、齒音等各系聲母來進行討論：

2.1 p 系與 f 聲母的讀音類型

中古幫、非二系聲母演變至今讀成 p、p'、m、f，微母或是讀成 ø 或是讀成 v。這二系聲母當與[uei]韻母結合時，容易受到唇音聲母排斥 u 介音的影響，所以今讀音全演變成開口呼，毫無例外。以下透過表一的例字來說明一些現象：

表一

| | 杯 | 培 | 輩 | 美 | 非 | 廢 |
|------|------|-------|------|------|------|------|
| 1.北京 | pei1 | p'ei2 | pei4 | mei3 | fei1 | fei4 |
| 2.揚州 | pəi1 | p'əi2 | pəi4 | məi3 | fəi1 | fəi4 |
| 3.平山 | pæ1 | p'æ1 | pæ3 | mæ2 | fæ1 | fæ3 |
| 4.濟寧 | pei1 | p'ei3 | pei4 | mei3 | fi1 | fi4 |
| 5.歙縣 | pɛ1 | p'ɛ2 | pɛ4 | mɛ3 | fe1 | fe4 |

ε說明：

² 本文所觀察的 93 個方言點如下：1.北京、2.天津、3.河北省：承德、唐山、保定、滄州、石家莊、邯鄲、平山、張家口、陽原。4.山西省：大同、忻州、離石、太原、臨汾、長治。5.內蒙古：臨河、集寧、呼和浩特、赤峰、二連浩特、海拉爾。6.黑龍江省：黑河、齊齊哈爾、哈爾濱、佳木斯。7.吉林省：白城、長春、通化。8.遼寧省：瀋陽、丹東、大連、錦州。9.山東省：煙台、青島、利津、諸城、濟南、濟寧。10.河南省：商丘、林縣、原陽、鄭州、靈寶、信陽。11.陝西省：白河、漢中、西安、寶雞、綏德。12.寧夏省：銀川。13.甘肅省：天水、蘭州、敦煌。14.青海省：西寧。15.新疆省：哈密、烏魯木齊。16.四川省：成都、南充、達縣、漢源、西昌、自貢、重慶。17.雲南省：昭通、大理、昆明、蒙自。18.貴州省：遵義、畢節、貴陽、黎平。19.廣西省：柳州、桂林。20.湖南省：吉首、常德。21.湖北省：宜昌、襄樊、天門、武漢、紅安。22.安徽省：安慶、阜陽、蕪湖、合肥、歙縣。23.江蘇省：徐州、連雲港、連水、揚州、南京、南通。

1. 聲調以數字標示，北京、揚州和濟寧的聲調皆為陰平、陽平、上、去四調。
2. 平山的聲調為平、上、去、入四調。
3. 歙縣的聲調為陰平、陽平、上、陰去、陽去五調。

根據個人的觀察，在 93 個方言點中有 74 處皆如北京型般逢 p、p'、m、f 四母時韻母音值讀 [ei]，顯然 [ei] 音值在官話區內實為主流。屬於揚州型的揚州、南京讀 [əi] 與陽原、集寧、大連、柳州的 [ei]，推測應該是由 ei → əi、əi，可視為 [ei] 的音位變體。歙縣型的二連浩特、歙縣讀 [ɛ]，阜陽、南通讀 [e]，則明顯的已丟失 i 尾，似乎朝向單元音化發展 (uei → ei → e)。平山型的平山讀 [aɛ] 以及大同、離石讀 [eɛ]，則有元音逐漸低化的傾向。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地區幫、非二系字在共同地丟失了合口介音 u 以後，讀音又進而有分道揚鑣的情形，如濟寧、原陽、鄭州、徐州等地，幫系讀開口音 [ei]，非系卻讀細音 [i]，從分布地點散見於山東、河南、江蘇來看，應屬區域性的各自演變。而由 uei → ei → i，說明唇音字在中古至今的演化過程裡，當與 [uei] 韻母結合時應當是最早由合口變開口的一群聲母，非系則進而有走向齊齒音的態勢；幫系在長江以北尚維持複元音型態，長江以南則 i 尾消失、漸趨單元音化。

因此，u 介音丟失、元音低化、單元音化以及 p 系與 f 聲母和 [uei] 韻母相拼時，韻母音值有洪細之分，是唇音聲母與 [uei] 結合時南北官話方言的不同呈現。

2.2 t 系、k 系與零聲母的演化

2.21 中古端系和來母字演變至今讀成 t、t'、n、l，當它們與 [uei] 搭配時，呈現出兩種不讀音型態：第一種是 t 系聲母與泥、來二母分道揚鑣的類型，如多數方言點一如北京型般維持 n、l 讀 [ei]；t、t' 讀 [uei] 的二分型態。第二種則是步調一致，全都丟失了 u 介音，如平山、大連、煙台、信陽、白河等地全都讀成開口呼 [ei]、[əi] 或 [aɛ]。如以下表二所示：

表二

| | 內 | 累 | 對 | 推 | 規 | 毀 | 微 | 為 | 銳 |
|-------|-------|-------|-------|--------|--------|-------|------|------|-------|
| 1. 北京 | nei4 | lei4 | tuei4 | t'uei1 | kuei1 | xuei3 | uei2 | uei2 | zuei4 |
| 2. 大同 | nee4 | lee2 | tuee4 | t'uee1 | kuεe1 | xuεe3 | vee1 | vee2 | zuee4 |
| 3. 煙台 | nei3 | lei2 | tei3 | t'ei1 | kui1 | xui2 | ui2 | ui3 | lei3 |
| 4. 信陽 | nei4 | nei4 | tei4 | t'ei1 | kuei1 | fei3 | vei1 | vei2 | — |
| 5. 天水 | luei3 | luei2 | tuei3 | t'uei1 | k'uei1 | xuei2 | vei1 | vei1 | zuei3 |
| 6. 常德 | lei4 | lei3 | tei4 | t'ei1 | kuei1 | fei3 | uei2 | uei2 | zyei4 |
| 7. 南通 | ne5 | le3 | te4 | t'e1 | kue1 | xue3 | ue2 | ue2 | ye5 |

ε說明：

- 1.大同、信陽、常德的聲調皆為陰平、陽平、上、去四調。
- 2.烟台、天水的聲調為平、上、去三調。
- 3.南通的聲調為陰平、陽平、上、陰去、陽去五調。

由上表可知，煙台、信陽、常德、南通四型全讀開口音，不但與北京型、大同型的 n、l 讀 [ei]，t、t' 配 [uei] 二分型態不同，和天水型全配合口音也迥異。特別的是，u 介音脫落由合轉開的現象，在北部方言區為零星分布，但在長江以南卻是大片出現，在廣西、湖北、安徽以及江蘇等長江流域地區，都可見到 t 系讀[ei]的今音型態。顯然舌尖中音雖同時適合與展唇的 e 以及圓唇的 u 相搭配，但分布區域上卻頗為不同，在北方，t 系聲母與[uei]的組合尚能維持，但一到南方，t 系聲母則有漸次脫去 u 介音轉讀 [ei]的開口呼型態。這顯示 t 系聲母在丟失 u 介音的速度上，南方方音快於北方。有趣的是，就表二例字觀之，除了北京、大同還有 t、t' 與 n、l 開合二分之別外，其他地點要不全為開口要不全為合口，相當一致；南通的 i 尾消失朝向單元音化，也是南方方音特點之一。

引人注意的是，n、l 的讀音類型頗為豐富，有如北京、大同、煙台三型般 n、l 二分的；有如信陽型般都讀舌尖中鼻音 n 的；亦有如天水、常德二型般皆作舌尖中邊音 l 的。n 和 l 由於發音部位的一致，雖然受阻狀態有別，除阻時的氣流流出方式卻容易相互影響產生同化作用，有趣的是 n、l 不分似乎是南方方言的常態，湖南、湖北、安徽、浙江、福建等地的漢語方言都存在著把 n、l 唸成 n 或 l 的單一型式。

至於當把泥、來二母都讀成 n 或 l 單一類型時，後接韻母是否也會受影響而有不同分野呢？就個人粗淺的觀察來看，二者的區別在於統一讀成 n 形式的韻母必為 [ei]，而讀成 l 的，與之相拼的韻母開口音 [ei] 多於合口音 [uei]。換言之，n、l 二母在脫落 u 介音的速度上，n 快於 l；而就保存圓唇性質的介音 u 而言，l 優於 n。

因此，t 系與 n、l 聲母配 u 介音時殊途二分、n 與 l 不分、t 系與 l 只配單一的開口 [ei] 或合口 [uei] 韻母，也展現出南北方音的差異。

2.22 當 k 系與零聲母和[uei]韻母拼合時，呈現出兩種不同類型：第一種是把中古見系字與曉匣二母讀成 k、k'、x，影喻微為母則讀 ø，而它們全與合口性質的[uei]相配，此為北京型。第二種則是在天水當「微為」讀成 v 聲母時，與之相配的韻母也轉為開口的[ei]，其餘 k 系仍配 [uei]，展現 k 系與 v 聲母二分的態勢。

中古微母和影喻為等聲母，演變至今有讀成 ø 和 v 兩種型態的區別，前者以北京音為代表，後者以山西、內蒙古為代表。v 聲母幾乎多半分布於中國北方，尤其集中於河南、山西、內蒙古、陝西、甘肅等交界處的臨界方言點，如內蒙古的 6 個方言點中，只有海拉爾讀 ø，其餘 5 個方言點皆讀 v；而河北的張家口、陽原、平山、石家莊，因地處河北與內蒙古交界處，從而也受影響改讀 v；河南的林縣、靈寶、信陽也是位於邊界處；山西的大同、忻州、太原；陝西的綏德、西安；寧夏的銀川與甘肅的天水、蘭州、敦煌，整個形成一條長帶狀盤踞在北部方言區、晉方言區與西北方言區境內。至於沿海

地區，則分布於黑龍江的黑河、齊齊哈爾、佳木斯、哈爾濱和山東的利津、諸城。

v 聲母的分布幾乎不見於江淮官話區與西南官話區，此由廣西、湖南、安徽、江蘇、雲南³各省多數讀零聲母可證。當把影喻微為諸母字讀成 v 時，因唇齒濁擦音的發音部位與圓唇的 u 相近，在發音時容易相互結合成開口呼 [vei] 的型態，檢示所有讀 v 聲母的地區韻母全為 [ei] 型，反而讀 ø 的地點韻母全配 [uei] 型，說明這是條件音變下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信陽、常德二地，中古曉匣二母與非系共同讀成 f，顯然 f、x 不分。此類讀音分布零散，分別見於河南信陽、湖南常德、湖北紅安、貴州黎平等地，呈現由中央偏西南的走向。在曉匣讀 x 的區域，習慣與舌面後的合口韻母 [uei] 組合，但當 f、x 合流成 f 後，隨著發音部位的前移，與之相配的韻母也跟著轉為舌面前開口音的 [ei]。是以，就保留 u 介音而言，x 優於 f，而在普遍 f、x 不分將之共同讀成 f 的區域，則 u 介音脫落的速率早於其他地區。

此外，「銳」原為中古喻母字，按演變規律今音應讀成零聲母，可是「銳」在北京音卻與日母字共同演化為舌尖後音 ʒ，比較特別。觀察「銳」的讀音，發現它相當多變，在滄州、煙台、長春、通化、瀋陽等地與來母一起讀邊音 l；在水天、常德則和精知莊章的走向一致讀 z、ʒ；在南通則符合演變規律的 ø。有意思的是，「銳」與「蕊瑞」的讀音常互有糾葛，或是趨同或是大異其趣，是各地讀音豐富多變的一個例字。

因此，就 k 系聲母和零聲母與 [uei] 韻母的組合而言，k 系從古至今皆維持合口型態；「微為」等聲母則顯現出讀成 ø 時配合口 [uei]、讀成 v 時配開口 [ei] 的二分類型。

2.3 ts 系與 tʂ 系的分合

2.31 中古的精系和知莊章系、日母演變至今，在北部方言中多半一如北京音般前者讀 ts、ts'、s 而後者讀 tʂ、tʂ'、ʂ、ʒ。不過，觀察各方言讀音卻可明顯見到幾種不同的音讀形式，如表三所示：

表三

| | 醉 | 脆 | 歲 | 追 | 吹 | 稅 | 蕊 | 瑞 |
|------|--------|------------------------|---------|--------|---------------------|-------|-------|-------|
| 1.北京 | tsuei4 | ts'uei4 | suei4 | tʂuei1 | tʂ'uei1 | ʂuei4 | ʒuei3 | ʒuei4 |
| 2.滄州 | tsuei4 | ts'uei4 | suei4 | tsuei1 | ts'uei1 | suei4 | luei3 | luei4 |
| 3.陽原 | tʂuei4 | tʂ'uei4 | ʂuei4 | tʂuei1 | tʂ'uei1 | ʂuei4 | ʒuei3 | ʒuei4 |
| 4.南通 | tʂye4 | tʂ'ye4 | ɕye4(文) | tʂye1 | tʂ'ye1 | ɕye4 | le1 | ɕye4 |
| 5.離石 | tsu4 | ts'uee4(文) ts'u4(白) | su4 | tsuee1 | ts'uee1 ts'u1(白) | su4 | zuee4 | zuee4 |
| 6.柳州 | tsei4 | ts'ei4 | sei4 | tsuei1 | ts'uei1 | sei4 | yei3 | — |

³ 雲南的大理、蒙自雖把微母讀 v，但影喻為諸母卻還是作 ø。

| | | | | | | | | |
|-------|---------------------|-----------|--------------------|--------------------|-----------------------|-------|---------|-------|
| 7. 諸城 | tθuei4 | tθ'uei4 | θuei4 ⁴ | tʂuei1 | tʂ'uei1 | ʂuei4 | luei3 | luei4 |
| 8. 西安 | tsuei4 | ts'uei4 | suei4 | pfei1 | pf'e1 | fei4 | zuei3 | vei4 |
| | | | | | | | vei3(白) | |
| 9. 紅安 | tsei4(新) tɕi4(老) | ts'ei4(新) | sei4(新) | kɕei1 ⁵ | k'ɕei1(文) k'ɕi1(白) | ʂɕei4 | — | — |

ε說明：

1. 滄州、陽原、離石、柳州、諸城、西安的聲調皆為陰平、陽平、上、去四調。
2. 南通的聲調為陰平、陽平、上、陰去、陽去五調。
3. 紅安的聲調為陰平、陽平、上、陰去、陽去、入六調。

由上表所列九個方言點的讀音，至少可見到三種顯而易見的讀音類型：第一種是如滄州、離石和柳州三型般皆讀 ts；第二種是如陽原型般，統一讀舌尖後音的 tʂ；至於南通型的 tɕ 則是在舌尖音的基礎上，進一步由舌尖移往舌面。這些地區的精知莊章統一走向一致的讀音，條件是與合口呼的 [uei] 韻母相配。南通的 [ye]，顯然因舌面前音 tɕ 只能與 i、y 元音或介音相配的特性，所以由合口轉為撮口音，是以，[ye] 韻母的產生可能是 uei → yei → ye 後的結果。

引人注意的是，精知莊章讀 ts 類型較大量見於東北、山西、內蒙古和貴州，原本在東北地區，精知莊章合流後讀成 ts 或 tʂ 是可自由變讀的，未必有一定的規律，但從方言調查結果來看，顯然讀 ts 的比例高得多，而相應於 ts 系讀音，日母字在這些地點原應跟著讀 z 的，卻發現有 z → l 的現象，把「蕊瑞」讀成 [luei] 普遍見於東北，往下連至山東、江蘇也可見到日母讀 l 的情形，似乎 z、z 讀成 l 的型態較偏向於東部沿海地區。

其次，以柳州為代表的類型，則是在表面看似統一的聲母下卻隱含著中古來源不同的區別。在廣西和湖北，精知莊章四系聲母合流後雖然都讀 ts，但精系的 ts 配開口音 [ei]，知莊章系的 ts 卻配合口性質的 [uei]，顯然存在著開合不同的區別。個人推測也許在由中古至今的演化過程中，這四系聲母先合流為 ts，當時全部的齒音字尚能與合口 [uei] 相配，待精系的 ts 丟失 u 介音後方演變成現今開口洪音的形式。換言之，在西南官話區，雖然精知莊章合流後僅保留一套 ts 聲母，但藉由韻母音值的差異仍有效地標誌著中古來源的不同。

2.32 諸城的讀音一方面既突顯出 ts、tʂ 這兩套音有不少音位變體，另一方面也彰顯山東方言齒音的多樣化。據《山東方言研究》(2001)所載，山東境內擁有 ts、tʂ、tθ、tɕ、

⁴ 諸城地區把來自中古的精系字讀成齒間塞擦音的 [tθ]、[tθ'] 和齒間擦音 [θ]，與其他地區的舌尖前音 [ts]、[ts']、[s] 迥異。齒間音介於唇齒與舌尖前之間，顯然，在諸城該地逢精系字讀成 [tθ] 與 [θ] 時，發音部位比原本的 ts 還要稍微偏前一些。

⁵ 紅安一地的 [ɕ]，是舌面中(或稱硬顎)半元音(或稱接近音)。

tʃ 五套豐富的齒音，諸城把精系字讀齒間音 tθ 且僅與洪音相配，一如湖南常德，顯然該地 tθ 聲母的呈現可視為 ts 的音位變體之一。至於安徽蕪湖、歙縣以及江蘇南通等地，則統一把精知莊章四系聲母都讀成舌面前音 tɕ、tɕ'、ɕ 且僅配細音。顯然 tɕ、tɕ'、ɕ 此類音讀見於江淮官話和中部地區，也是由 ts、ts'、s 變化而來。從諸城和南通的音讀形式來看，說明在北京型的精系讀 ts、知莊章系讀 tʃ 的類型之外，尚存在其他音位變體的不同型態。tθ 和 tɕ 皆可視為 ts 的音位變體，但與之相配的韻母卻有洪細之別，tθ 只配洪音、tɕ 只配細音。

在西安型裡，精系讀 ts、知莊章系讀唇齒音 pf，頗為特殊。在本文所觀察的方言點內，雖然此種特點只見於西北陝西、甘肅，不見於其他地區，其實，pf 類音讀的分布是從山東開始，經過河南、山西、陝西、甘肅，一直延伸到新疆的一條東西向方言帶版塊。張成材(2000)曾注意到此一特殊現象並指出其分布範圍，張光宇(2003)進而認為這是 tʃ 系聲母受到圓唇介音的作用下所產生的捲舌音的唇齒音化。有趣的是，當 tʃ 聲母受介音 u 的驅使下從舌尖後移往唇齒部位時，復受到唇音聲母與 u 介音的相斥作用影響，與之搭配的韻母遂轉為開口音 [ei]，形成 ts 配合口 [uei]、pf 配開口 [ei] 的二分型態。此一現象僅見於北方而不見於南方，可說是北方方言的一大特點。

相應於北方的 pf 聲母形式，湖北紅安把知章系讀成 k、k'、ɣ，則是捲舌音的舌根化。在紅安的韻母系統中，逢韻母 [ɣ] 和以 [ɣ] 為介音的韻母前，k、tʃ 易混讀為 k，所以「豬居」讀 [kɣ]，「區處」讀 [k'ɣ]，「書虛」讀 [ɣɣ]。原來，在紅安音系裡介音有 ø、i、u、ɣ 四類，該地以 [ɣ] 介音取代其他地點的 [y] 介音和 [y] 元音，推測當地的 [ɣ] 韻母型態可能是由 [uei] 韻母進一步演化下的產物 (uei → ui → y (ɣ))。

問題是：k、tʃ 合流究竟代表著捲舌音的舌根化抑或是舌根音的捲舌化呢？檢視紅安音系內中古「見精知莊章」五系聲母的今讀音呈現以及與洪細音的搭配情形為：古精、莊二系今讀 ts 者，僅配洪音；古知章二系今讀 tʃ 者配洪音；古精、見系今讀 tɕ 者僅與 i 介音相配；而古見系今讀 k 者可與 ø、u、ɣ 三類介音組合，惟不與 i 介音搭配。透過觀察紅安一地的今讀音，發現當知章系字與 a、e、ɿ 等韻母相配時，聲母為 tʃ、tʃ'、ɣ，一但與帶 [ɣ] 介音和 [ɣ] 元音的韻母相結合，則聲母轉為 k、k'、ɣ，顯然中古知莊章系字在現今紅安音系的演化中，原應讀成 ts 或 tʃ 的，但逢 [ɣ] 韻母時，則與見系聲母共同讀成 k、k'，說明這是少數 tʃ 類聲母混入 k 的結果。也就是說，紅安一地的音讀形式，應是在捲舌音 tʃ 類聲母的基礎上進一步舌根化作用下的結果。而此一特殊現象也僅見於中、南部，適與北部的 pf 類型相互呼應。

另外，日母的走向多半跟著精知莊章的類型走，在 ts、tʃ 二分或是統一讀 tʃ 的區域，日母統一讀 z；在一概讀 ts 的地區，則有 z、l 的兩種情況。在廣西以開、合口來區分精系與知莊章系的地點，日母常讀成 ø，說明日母字的演化常受到 ts、tʃ 二系聲母演變的影響所牽引，無法置身事外。

2.4 與[uei]韻母相關的[uən]韻母音變

在檢視[uei] 韻母讀音的過程中，發現原屬陰聲韻性質的[uei] 韻母在某些方言點所呈顯出的音讀型態與北京音大異其趣，這些特色可分為兩點來說明：

首先，在 t 系與 ts 系配開口呼[ei] 的地區，來自中古臻合一的「敦吞屯頓盾褪輪尊村孫」等字，到了現今北京音原應讀成[uən] 的，但在遼寧大連；山東煙台、青島；河南信陽；陝西白河、寶雞；貴州黎平；廣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蘇等地卻也如 uei → ei 般的由合口音[uən] 變成開口音 [ən]。乍看之下，uei → ei 的相關音變似乎有擴大的趨勢，範圍涵蓋[uei]、 [uən]兩類韻母，至於[uan]韻母則依舊固守障地，似乎尚未受到影響。不過，在山西臨汾方言可以見到 uan → an 之例，條件是在鼻音和邊音的 n、l 聲母之後。可是，在四川、貴州全境以及江蘇揚州地區，當「敦吞尊」等字讀成 [ən]時，「堆推最」等字卻還是[uei]，似乎 [uei]與 [uən]彼此間的演化速度有快慢的不同。

究竟 [uei]與 [uən]二者間的變化孰先孰後？是誰先開始產生音變既而擴大影響範圍至另一類韻母呢？若從 [uei]、[uən]皆已演變成 [ei]、[ən]韻母的地點來看，比較不能看出其間的先後順序，但四川、貴州的方言呈現卻僅有 uən → ən 而無 uei → ei，似乎說明了 [uən]音變早於 [uei]，條件是在舌尖音的 t 系與 ts 系聲母之後。

其次，在安徽歙縣音系中，來自中古山開一、咸開一的「單膽坦探南蘭」也加入止、蟹二攝合口字的行列，與 t、t'、l 一起讀成陰聲韻的開口音[ɛ]；來自中古山合一、山合三的「冤淵員遠官觀管貫」等字，也與止、蟹二攝的 k、k'、x 一起讀合口的 [ue]，似乎在歙縣音系中，山、咸二攝 n 韻尾脫落後有由陽聲韻轉為陰聲韻的現象。檢閱歙縣音系，發現陽聲韻尾在該地正大量消亡中，整個音韻系統裡僅剩 ŋ 尾猶存，n 尾已併入陰聲韻中。在陽聲韻尾大量丟失的情形下，原本中古收 m、n 尾的陽聲韻字，便依主要元音性質的相同或相近而分別併入其他陰聲韻內，此為歙縣 [uei]韻母型態上也納入陽聲字的原因。由此音韻現象來看，歙縣音系中的 [uei]韻母擴大現象，其實並非是受 [uei]韻母影響下的產物，而是整個陽聲韻尾弱化消亡後，韻母音位合併下的結果。

三、結語

張光宇(2006)在研究合口介音於漢語方言中的消失先後順序時，曾經指出其消失是依循著唇、舌、齒、牙、喉的順序次第展開。亦即合口韻(*-uei)的開口化運動起於唇音聲母，然後循 n > l > t、t' > ts、ts'、s 的方向推展。然而這種開口化運動往往不包括舌根音聲母字，換言之，舌根聲母往往是合口呼的最後堡壘。本文旨在探究 [uei]韻母與各系聲母結合時所產生的語音變化與地理分布，當檢視過 93 個官話區的基礎方言點後，獲悉 [uei]與唇音字結合時，當是最早一批丟失掉 u 介音轉讀開口音 [ei]的聲母；舌尖音的 t 系聲母與 [uei]的組合最為鬆動自由，既可配 [ei]，也適合與 [uei]相配。不過，鼻音 n、

邊音 l 和擦音 v 在與 [uei] 韻母組合時，容易脫落 u，反而塞音 t、t' 與之結合時，較易保存 u 的圓唇合口性質，說明塞音在性質上比鼻音、邊音和擦音等更易保存 u 介音。儘管在某些方言點恰恰相反，反而是在 t 系與 ts 系聲母之後，常把 [uei] 讀成 [ei]。

至於舌根音正如張光宇(2006)所言，當是維持 [uei] 韻母的最後一道防線。方言証據顯示，k 系讀合口 [uei] 的型態，由北至南幾乎沒有例外，除了曉匣二母併入非母共同讀 f 時，才可能見到 uei → ei 型態。以前面所提張先生(2006)的結論來和本文的觀察結果相印證的話，不難看出具有頗多的一致性。至於在齒音部份，捲舌音要比平舌音來得容易與 [uei] 搭配，顯示 tʂ 比 ts 更能保留 u 的合口性質；而北方的 tʂ → pf 與南方的 tʂ → k，同樣都具有區域性的特點，說明捲舌音朝向唇齒音化或是舌根音化演變的可能性。

因此，綜上所述，北方官話多維持 [uei] 韻母的複合元音型態，江淮官話與西南官話則有傾向由合口轉開口且單元音化、低元音化的趨勢，而逢 t 系、ts 系聲母之後，韻母 [uei] 容易變成 [ei]。[uei] 韻母的消失若就發音部位論，從唇音最早開始，然後依序是舌音、齒音的演化順序，舌根音聲母 k 系則是維持讀 [uei] 韻母型態的最後一塊根據地；倘若從受阻狀態來分，鼻音、邊音和擦音比起塞音更易丟失圓唇音 u 的合口性質，相形之下，塞音(尤其是舌根塞音)尚較能保有 [uei] 韻母。此為 [uei] 韻母在中國境內官話區所呈顯出的幾種面向。

引用書目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1989 《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陳章太、李行健(主編) 1995 《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匯集》(語音卷)，北京：語文出版社。
- 張成材 2000 〈漢語方言中[pf][pf']的分布範圍〉，《語文研究》2000.2(總第75期)：62。
- 張光宇 2003 〈漢語方言音系的地理考察：聲母篇〉，第36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
- 2006 〈漢語方言合口介音消失的階段性〉，《中國語文》4(總第313期)：346-358。
- 錢曾怡(主編) 2001 《山東方言研究》，濟南：齊魯書社。

